

武穆精忠传

天德堂藏板

林岩等◎点校

【第一卷】



武穆精忠传

天德堂藏板 林岩等◎点校 【第一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武穆精忠传：天德堂藏板/（明）佚名著；林岩等点校．—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2（2009.12重印）

ISBN 978-7-80626-264-1

I. 武… II. ①佚…②林…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2559 号

Wu Mu Jing Zhong Zhuan

武 穆 精 忠 传（一）

点 校：林 岩 黄燕生 潘 昆

责任编辑：张雪霜

封面设计：徐 超

出版发行：吉林文史出版社（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1998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3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273 千字

印 张：5

书 号：ISBN 978-7-80626-264-1

定 价：50.00 元（全二册）

岳鄂武穆王精忠传叙

天地有正气也，而亦有常数也。数有盈亏，而气无间断也。数有盈亏，故人物之始终，国家之兴废，值其时之若然，而实非人力之所能然也。气无间断，故在天为日星，在地为河岳，在人为忠义。日星有晦明，而忠义无晦明也。河岳有变迁，而忠义无变迁也。是诚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是气也使其值乎数之盈。则宣而为都俞之声，柔怀之政，激而为防风之戮，东山之征，名成于当时，功垂于后世，又何言哉！不幸而数亏焉。山河改色，时事已非，虽假以有为之人，持必为之志，回难为之机，而立见可为之势。然而君非其人也，相非其人也。权奸计行，万事瓦裂矣。是岂天下之不佑斯人哉！天下生斯人也，将以发天地之正气也。正气存乎其人，而国脉亦系乎其人，使国而犹可眷也，则数犹可回也。今而君臣皆非矣，数不可回矣。以不可屈之气，而值乎不可回之数，故宁夺其人以完其气，无宁夺其气以完其国。此天之所以处宋岳鄂武穆王者，盖非偶然也。

当夫徽、钦北狩，高宗南渡，华风陵替，夷焰方殷，天柱崩而地维折矣。问其政则坏于熙丰之党，而继以汪、黄之徒也。荏苒奸邪，恣为欺罔，而昏暗日滋，蒙尘弗振，宋之不亡，仅如一线之引。属旒而王，于其时奋自徒步，应募而起，历登大将，慨然以恢复为己任。小战百余，大战数十，锋不少挫，而所向无敌。卒之南北，群盗望风而降，伪齐随倾，金兵胆落，而其服之之深，至以父称之。及朱仙镇之役，女真几灭矣，宋社几复矣。是何于难为之时，而能立此不世奇功哉！盖王之忠义勇略，皆得之天，而非人所及。至是

则王之所得于天者不负，而天之所以付于王者不孤，王一全人矣。然王之所受于天者，虽得其全，而宋之所受于天者，已罹乎厄，使其君能知警，犹可为也。而怠惰之隙，奸桧乘焉。奸桧既相，鬼蜮登矣。宋之君臣，天实厌之，岂肯使麟凤受染乎。柄、凿不能相入矣，薰、莸不可同器矣，舜、跖不可同朝矣。故其名班师之计，以挠垂成之功者，非桧能害王也，天以罚宋也。

王既死矣，中原之地自此不可复矣，父兄之仇自此不可报矣。金自此而益张，宋自此而益替矣。盟自此而遂背，构自此而遂臣矣。王之生，俊何忌也？王之死，俊何喜也？俊至是其喜不喜也。是知天之所以生王者，非偶然也。寄正气于王，以示中华之有人，而不可欺也。而终夺王者，亦非偶然也，以宋之君臣不足眷，而数之常不可回也。

论者谓方郾城战胜而进军，兀术将弃洛而远遁，斯时诏趋班师，使王持以将在阌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义，坚执北伐，逼技穷之虏而灭之，尽收拾故疆，措置已定，然后奏凯班师，归身谢罪，顾不愈于坠奸权之计，受锻炼之祸哉。此亦一说，而非知王之论也。王之一身正气之所在也，王知有君而不知己志之行沮，知有忠而不知功名之得丧。况专制之义不行久矣，今欲举行，必上有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而奸谗不得以间之，然后赵充国可为西羌之举，违诏而伸己志也。彼高宗之夫孝宣远矣。奸桧之贼，蒙蔽已深，而张俊之徒，方且瞋视，王欲执此义以行，将何以自白于如簧之舌哉！出乎此则亦疑于桓温、刘裕之专恣矣，又岂王之所屑为哉。王之节义于此而益明，王之忠诚于此而益著，王之正气于此益久，而益不磨。地维至于今立也，天柱至于今尊也，山河至于今流峙也，日月至于今照临也，风霆云雨至于今烜且烈也，麟凤龟龙醴泉芝草至于今祥且异也，正气之在于天地者如此。若夫贼桧之耶，至今视之一狗彘耳，一虻虱耳，一粪壤耳。纪异者传桧变为牛，而雷碎之，理或然也。何者？邪气之不容于天地也。天地之间，正与邪不两立，

故人心之公好与恶不容已。今之言桧者，辄加唾骂若污口。然至于王则景仰不替，歆慕益隆。请庙以尊之，祀典以崇之，求额以表之，歌词以咏之，篆石以纪之。

历古至今一也，王之庙与墓俱焉，在杭之西湖栖霞岭之下，岁久屡修，复敝。兹值钦命内官监太监刘公束镇两浙，公素秉忠爱，其为国为民之心，历历见诸政事，而好古笃信之念，尤不倦于讲论。谓：“岳王南宋第一人也，西湖有岳墓，而湖山增色焉。”遂捐俸廩而重修之，殿宇之弘敞，门墙之壮丽，视旧百倍。仍复于庙门之外，通衢之左，鼎建石牌坊一座。榜曰：“精忠昭”，圣制也。牌坊以石垂永久也，而翼然大书，灿然金碧，往来瞻望者耳目一新矣。他日读王之“精忠录”，辄叹曰：“英华所聚，皆正气也，是诚可以激励后人也。板行已久，颇有脱落，况近有颂王之德，吊王之祠，珠玉相照，皆未得登板，亦缺典也。”乃躬为厘正而重刻之。即其录，观其事，诵其诗，咏其词，王之生气凛凛犹在也。公之此举一何盛哉，公之心得其好恶之正也。好恶之正，亦正气也。于此益见正气之在天地间，磅礴无间，数何足言哉！宋固逝矣，金亦安在？千古与年俱新者，唯王之墓而已，天之所以全夫王者，至此无余矣。愚生也晚，方以得谒王之庙，拜王之墓为幸也。而目激于怀者尚未尽所欲言，兹幸公之属，遂得尽其所欲云云。

赐进士及第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海洋李春芳谨撰

前 言

吉林文史出版社委托我们点校《武穆精忠传》，使我们有机会再一次阅读了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岳飞身居田野，当徽钦被俘，赵构南渡，宋朝行将灭亡之际，奋身而起，应募从戎，历登大将，慨然以恢复为己任。小战百余，大战数十，所向无敌。其事迹感人之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当我们读到郾城一战，岳家军破敌砍将，兀术望风远遁时，不禁为之拍案叫绝；当我们读到岳飞整装待发，准备直捣黄龙，而迫于十二道金牌不得不班师时，不禁为之扼腕痛惜；当我们读到秦桧陷害忠良，岳飞屈死风波亭时，已不忍心再看不下去了，可是又不得不看下去，我们是边读边流泪的，抹也抹不掉。男人有泪不轻弹，这泪，是为英雄而弹。

《精忠传》写的是英雄的书，凝聚着英雄的智慧 and 刚勇。如何做一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做一个有益于国家，有益于人民的人，岳飞的事迹，给我们提供了足以效法的最高准则。这个准则就是刺在岳飞背上的四个大字——“尽忠报国”。岳飞短暂的一生，基于这一信念，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当金兵南侵，南宋朝廷战守议论未定，惟日谋避舍之计，岳飞为这一信念所驱使，挺身走上战场。当赵构屈服于金朝，于绍兴九年（1139）与金国第一次签订所谓和约，颁发诏书粉饰太平时，岳飞奋笔疾书，上表高宗：

臣幸遇明时，获观盛事。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尚作聪明而过虑，徒怀犹豫而致疑；谓无事而请和者谋，恐卑辞而益币者。臣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

幹离不举兵南寇

却说宋朝徽宗皇帝，大兴土木，极侈穷奢，宠用小人，诛戮大臣。天下民怨，盗贼蜂起。犹与金人约灭大辽，开边生事。未及一年，金太宗完颜晟差幹离不领人马从东路进，自燕直犯河北。大太子粘罕领人马从西路进，自河东直犯代、忻等州，径取太原。宋家无备，如入无人之境。况中原久不知兵，内无贤相，外无勇将，束手无措，坐看中原没于夷狄，生灵涂炭，不可胜悲。

是时金兵将至汴梁，边报猝至，朝廷震惧，不复议战守，惟日谋避金人之计。始遣李邺代给事中至金营讲和；降诏罪己，召天下勤王之师；太命皇太子为开封府牧，以理天下事。当日众臣闻贼马逼近，聚议都堂中，茫然无策，只将各人家属散之四方，以避祸矣。

有太常少卿李纲，素与给事中吴敏相善，及闻朝廷欲以皇太子为开封府牧，群臣各欲退避，是夜过吴敏家，议曰：“目今金兵临城，众人束手无计，事已急矣。陛下以皇太子建牧之议，岂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且东宫恭俭之德，闻于天下，当禅以正位，以守宗社是也。今建以名牧，非也。尚值庶民涂炭，大盗猖獗，如此，使宗社难守，中原且无人种。自非传以位号，使招徕天下豪杰，与之共守，何以能济。公今从官给事中之列，以献纳论恩为职，何不为上极言之。使言不合意，不过一死。死有轻于鸿毛者，此其时也。”敏曰：“依公之议，皇太子不宜为开封府牧，我来日奏知，使君上用之监国可乎？”纲曰：“不可。昔唐肃宗灵武之事，当时不建号，不足以复邦。而建号之议，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今上聪明仁慈，倘感公言，万一有能行此，金人且将悔过退师，宗社亦能宁息，岂徒都城之人得安，天下之人皆受福矣。此事非发勇猛广大慈悲之心，亡身殉国者，孰能任此。”敏曰：“吾来日当以公言极奏，倘上不允，继之以死。”纲曰：“君肯如此，天下幸甚。”言罢辞退。

次日早，敏入奏徽宗，具道禅让之意，且曰：“陛下果能用臣

成戏剧，搬上舞台，如《东窗事犯》。也出现了话本，如《游酆都胡迪吟诗》。入明以后，以小说而论，有熊大木撰写的《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这是明人最早写宋中兴事的本子。除此之外，有嘉靖三十一年（1552）杨氏清白堂刊本《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附《会纂宋岳鄂武穆王精忠录后集》，有万历间红雪山人余应鳌编次的《大宋中兴岳王传》，天德堂刊刻的《新镌全像武穆精忠传》，无名氏编、邹元标编订的《岳武穆王精忠传》，崇祯年间于华玉撰的《岳武穆尽忠报国传》等六种。前面四种，名字虽然不同，实为一书，仅图像不同而已。后面二种书是在熊大木本的基础上加以增删。清代，宣扬岳飞故事的山歌、南词、八角鼓、竹琴、弹词、子弟书、快书和弋阳腔、秦腔、昆腔等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而以钱彩的小说《说岳全传》达到了顶峰。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描写岳飞故事的小说始于明，盛于明。我们知道，明中叶以来，朝廷日益腐败，宦官弄权，奸臣误国屡见不鲜。明英宗朱祁镇在土木之变中做了也先的俘虏。有一位抗敌救国的于谦，也被冤屈而死。这与北宋徽、钦二帝的遭遇，与抗金名将岳飞的遭遇，何其相似。其后，后金势力日益强盛，虎视眈眈，大有灭明之意，明皇朝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想念岳武穆，盼望有一位像岳飞那样的英雄出现，力挽狂澜，救明于水火之中，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描写岳飞故事的长篇小说，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次我们点校的《新镌武穆精忠传》，中国历史博物馆图书馆藏，是明天德堂精刊本，封面题《李卓吾评精忠全传》。图像六十四幅。文中有圈点和评旁勒。有的字注有读音，一些地名和人物也作了注解。该书没有题撰人，冠以李春芳为《精忠录》所作之序。全书分八卷七十六则，按历史事实排列，以岳飞行状为主线索，其他人物为副，从靖康元年（1127）一直讲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可以说是一部历史演义。这次点校，我们对图像重新作了临摹。个别

武穆精忠传

错字和脱落的字，则根据熊大木《大宋中兴演义》和清映秀堂重刊的《武穆精忠传》加以补正。而对于书中某些字的注音，现在看来并不难读，故删去。欠妥之处，希望读者予以指正。

点校者

林 岩 黄燕生 潘昆

1994年6月13日

目 录

卷 之 一

韩离不举兵南寇	2
李纲措置御金人	5
宋钦宗倡议讲和	9
金粘罕邀求誓书	15
宋徽钦北狩沙漠	19
宋康王泥马渡江	24
岳鹏举辞亲应募	27
宋高宗金陵即位	31

卷 之 二

李纲奏陈开国计	35
李纲力劾张邦昌	39
岳飞与泽谈兵法	44
岳飞计画河北策	47
李纲谏车驾南行	52
宗泽约张所出兵	57
宗泽定计破兀术	61
粘没喝京西大战	65
刘豫激怒斩关胜	68

卷之三

高宗车驾走杭州	73
苗傅作乱立新君	78
张浚传檄讨苗傅	82
韩世忠大破苗翊	86
洪皓持节使金国	89
胡寅前后陈七策	92
岳飞破虜释王权	97
兀术大战龙王庙	101
韩世忠镇江鏖兵	105
岳统制楚州解围	108

卷之四

刘子羽议守四川	112
宋高宗议建东宫	115
兀术兵寇和尚原	119
韩世忠平定建州	122
刘豫建都汴梁城	126
岳飞用计破曹成	130
刘子羽分兵拒敌	133
吴玠大战仙人关	137
张浚被劾谪岭南	141
宋高宗御驾亲征	145

新镌全像武穆精忠传·卷之一

起靖康元年丙午岁，止建炎元年丁未岁，首尾凡一年事实。

天地元先一气胚，乾坤定位有三才。
洪荒世代无稽考，三皇之世尚难推。
画卦造书从太昊，神农耕种始交财。
干戈战斗轩辕始，服冕封官筑室台。
五帝少昊并颛顼，帝喾唐尧仁义推。
孝弟两全姚氏子，有虞禅位德巍巍。
三王夏禹殷汤继，灭纣周家民自归。
离乱七雄侯十二，秦传一世国多灾。
汉王入关楚背约，重瞳虽勇刎于垓。
汉家据蜀分三国，篡魏除刘晋祚辉。
西晋出于司马懿，江南接晋宋齐来。
后梁国灭陈家继，北有胡君作乱阶。
北周已被杨坚篡，两朝归一国称隋。
炀帝不仁从李氏，唐家立国用人材。
二十四君哀帝尽，五代梁唐晋汉柴。
周家二姓并柴郭，天气循环瑞气回。
甲马营中生明主，紫气红光映玉台。
受周禅位为天子，一统山河归正排。

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颡以称藩！

短短一席话，表述了岳飞反对和议，誓死收复河北、河东和燕云等州的决心。当奸臣弄国，岳飞的军事行动处处受到牵制的时候，报国之心，没有丝毫动摇。一曲千古绝唱《满江红》，唱出了拳拳赤子心：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可惜由于赵构和秦桧一心议和，岳飞壮志未酬身先死。

岳飞虽死，浩气长存。“尽忠报国”这一最高准则鼓舞着多少仁人志士，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对国家的贡献有大小，但是只要有这点精神并付诸行动，那么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活得很有意义的人。

悠悠世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爱祖国，爱人民，祖国和人民必爱自己，否则，将为万世所唾弃。残害忠良的秦桧，千夫所指，遗臭万年。忠心贯日月的岳飞，人人景仰，流芳百世。历古至今，岳飞之庙与墓俱存，描写岳飞尽忠报国的故事的小说、戏曲、说唱等文艺作品，一直在民间中传诵，反映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现有资料来看，有关歌颂岳飞事迹的文艺作品在咸淳（1265—1274）间就已出现。据吴自牧《梦粱录》卷三十小说讲经史一节中记载，当时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有人当从讲说《复华篇》和《中兴名将传》，“听者纷纷”。顾名思义，既然讲的是“复华”和“中兴”，必然涉及岳飞的故事。到了元代，则开始把岳飞的故事编

言，则宗社灵长，圣寿无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万寿宫，所谓长生大帝君者，陛下也，必有青华帝君以助之，其兆已现于此。”上感悟叹息。敏又奏：“李纲之论，盖与臣同。”上意已决。是父命皇太子入禁中，谕以禅让之意，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流涕，不胜悲咽，力辞，因得疾。上即召东宫官耿南仲视医，夜半始少苏。次日又固辞，不肯接位。上与群臣决议，始登大宝，御垂拱殿，朝会百官，是为钦宗皇帝。

按《通鉴》：帝讳桓，徽宗长子也。初封定王，会金人入寇，徽宗遂传以大宝。在位二年，为金人所掳。绍兴末殁于沙漠，寿六十一。

立妃朱氏为皇后，尊父王为教主道君皇帝，移居龙德宫。封敏为掌枢密院事，李棣同管院事，李纲为尚书右丞相，蔡懋为尚书左丞相，李邦彦为太宰，张邦昌为少宰。改元曰“靖康”，大赦天下。日与群臣议退金兵之计。李纲奏曰：“陛下养德东宫，十有余年，恭俭日闻，海内属望。道中太上皇帝观天意顺人心，为宗社计，传位陛下。受禅之际，灿然明白，下视有唐为不足道也。愿致天下之养，极所以崇奉太上皇者，以昭陛下之孝。今金寇侵犯，声势虽若可畏，然闻有内禅之事，必欲请和，厚有所遥求于朝廷。臣窃料之，大概有五：欲称尊号，一也；欲得归朝人，二也；欲增岁币，三也；欲求犒师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臣请为陛下详陈之：欲称尊号，如契丹故事，当效以大事小之义，不足惜。欲得归朝人，当尽以与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岁币，陛下当告以旧约，以燕山、云中归中国，故岁增币于大辽者两倍。今尔既背约自取之，则岁币当减其数，奈缘国家欲敦示和好，不计较货财，姑如原数可也。彼欲求犒师之物，当量力以与之。至于疆土，则皆祖宗之地，子孙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愿陛下留意于此数事，勿为浮议所摇，可无后患。”并陈御敌固守之策。钦宗大悦，皆嘉纳其言。

却说韩离不率金兵距河而阵，浚州已破。宋将梁方平与战，其兵大败，烧桥而遁。何灌部下军马，望风逃散。贼遂渡河。声息报

入京城，道君太上皇帝知的，时夜漏下二鼓矣，大惊无措，即出通津门，欲避难。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续以行。侍从百官，往往潜通。尚未启行，时人报知李纲。纲闻此事，披衣直入见帝，因启奏曰：“臣闻诸道路执政者，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人之难。若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上皇帝以宗社之故，传位与陛下，今舍之而去可乎？”上闻奏默然。太宰白时中曰：“主上不出狩，金人已济河矣，都城岂可以守？”纲复奏曰：“天下城池，岂更有坚固如都城者，且宗庙社稷、百官万民所在，舍此欲将何往？若能激励将士，慰安民心，与之固守，岂有不可守之理。”上犹沉吟。有内侍陈良弼，自内殿出，奏曰：“即目京城楼橹创修，百分未及一二，又城东樊家冈壕河浅狭，决难保守，陛下详议之。”上顾谓李纲曰：“卿留朕如此迫切，可同蔡懋、良弼二人，往观楼橹、壕河，若果然尚可守，朕当与卿等再议，卿宜速去，朕于此候卿回报。”李纲即领旨与蔡懋、良弼径至新城东壁，遍观城壕，回奏。时上车驾在延和殿，犹未起行。上问：“卿等观楼橹、壕河事节如何？”蔡懋奏曰：“楼橹残毁，壕河壅塞，诚不可以为守。”纲叱之曰：“城坚且高，楼橹虽未备，然不必楼橹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冈一带以禁地不许开凿，诚为浅狭，然以精兵强弩占守，可以无虞。”上曰：“尔众人有何高论？”宰执以下皆无语。纲又奏曰：“今日之计，莫若整饬军马，扬声出战，固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天下勤王之师。”上曰：“谁可为将，以任军事？”纲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禄蓄养大臣，盖欲用之于有事之日。今白时中、李邦彦等虽是书生，未必深知兵法，然陛下与其位号，使之抚驭将士，以抗敌锋，乃其职也。”白时中在旁闻李纲奏上欲委之以兵权，怒甚，厉声曰：“李纲留陛下车驾不宜出狩，莫能将兵出战！”纲曰：“陛下不以臣为庸懦，倘使治兵，愿以死报。只缘名微官卑，恐不足以镇服士卒。”上谓执政曰：“目下更阙何职？”赵野对曰：“尚书右丞阙职。”（时宇文粹中随太君出幸，故阙此职。）上曰：“即除李纲为右丞兼亲征行营使，赐袍带并笏。”纲以时方艰难，不敢辞职，遂谢恩受命。李纲退出。

次早阁门大使奏金兵声势甚紧，百姓无主，各自逃窜。众庶百官怀惧不安，犹以去计劝上。上即下命李纲留守都城，以李棣副之，仍令有司备车驾南行。李纲力陈不可去，且言：“唐明皇闻潼关失守，即时幸蜀以避宗社，朝廷随碎于贼手累年，然后仅能复之。”范祖禹以谓：“其失在于不能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今陛下初即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云集。虏骑深入重地，必不能久留。舍此而去，如龙脱于渊。车驾朝发而都城夕乱，虽臣等留守，何补于事？宗社朝廷且将为丘墟。愿陛下审思之。”上意颇回。会内侍王孝竭从旁奏曰：“中宫国公已行矣，陛下岂可留此。”上色变，降御榻泣曰：“卿等毋留朕，朕将亲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李纲泣拜俯伏上前，以死止之。帝顾纲曰：“朕今为卿留御敌之事，专责于卿，勿致疏虞。”纲曰：“臣受皇上深遇之恩，今日当以极报也。”宰臣犹请出幸，帝只得从之。

却说李纲正与李棣在尚书省整治军旅，复传上有南狩之事。纲即趋朝，至半路太庙中，神主已出，寓太常寺。纲大惊，径进祥曦殿，则禁卫皆已环侍排列，乘舆服御，俱各齐备，六宫仆侍，皆将升车矣。纲遑遽无策，厉声谓禁卫曰：“尔等愿以死守宗社乎？愿扈从以巡幸乎？”禁卫皆呼曰：“愿以死守宗社，不愿巡幸！”纲同殿帅王宗濬等人见帝曰：“陛下昨夕已许臣留，今复戒行，何也？且六军之情已变，彼有父母妻子，皆在都城，岂肯舍去。万有一中道散归，陛下孰与为卫？且虏骑已逼，彼知乘舆之去未远，以健马疾追，陛下何以御之？”上感悟，始命止行。李纲因出殿曰：“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立斩示众！”六军闻之，皆拜伏呼万岁，其声震地。后人诗赞之曰：

六军已发乘舆迁，一谏能教动九天。

若使右丞同宰执，宋家宗社已难延。

李纲措置御金人

且说李纲自车驾辍行已后，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